鹰城文史故事绘

龙年寻龙

平顶山是龙的故乡

——◇ 潘民中

□制图 张梦珠

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延续时间最长、生命力最强的文化现象之一，是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龙文化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纽带、情感联系的桥梁。

龙文化历久不衰，与其创新、综合、包容、进取、独立的精神内涵分不开。

龙文化形成发展的过程，与中华民族的形成融合过程几乎是同步的。在历史上，无论朝代如何更迭，龙文化的传承始终如一。2024年就是十二生肖的龙年了，我们作为平顶山人，在宣传和弘扬龙文化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平顶山境域是龙的故乡。

上古三龙氏在平顶山境域繁衍生息。平顶山境域地处中原腹地伏牛山东麓、嵩山南麓。这里伏牛山脉、巴山山脉、嵩箕山脉三山并列，沙河（古称滍水）、汝河（古称汝水）二水纵贯，有山有水，山明水秀，地形的多样性为丰富物产奠定了坚实基础。这里处于南北气候分界线上，四季分明，降雨量适中，适宜人居。早在8000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来到这里定居。五帝到三代时期，这里居住着3个以龙为称的氏族，他们是应龙氏、豢龙氏、御龙氏。

应龙氏。平顶山古代为应国之地。一般意义上的应国指周武王灭商，成王封第四弟于应所形成的姬姓应国。姬姓应国存在于西周时代，其实西周以前的夏商时代就有应国。夏商时代的应侯是应龙氏的后裔。应龙氏是由东夷族以鹰为图腾的鹰氏与炎帝族以龙为图腾的句龙氏族通婚形成的部族，应龙氏的图腾是鹰图腾与龙图腾组合而成的龙身鹰翅形象。应龙氏原居于今山西北部应县一带，曾帮助黄帝大败蚩尤于涿鹿之野，建立奇勋。黄帝为犒赏应龙氏，让他们迁居自然条件较原居地优越得多的淮河支流沙河中游。应龙氏所居之疆域相当于今汝河以南的襄城、郏县、宝丰、鲁山、平顶山市区、叶县一带。应龙氏为了纪念大败蚩尤之功，就把沙河叫作“滍水”。“滍”本为蚩，因用以名水而加水旁。应龙氏立卒于滍阳。舜帝时代天下大水，舜命禹治水。应龙氏又佐禹疏浚江河，导水入海。夏朝建立就把滍水流域封给应龙氏，应龙氏部族居住的区域成为以夏王为共主的万国之一的应龙氏侯国，应龙氏部族首领为应侯。商代仍之，《竹书纪年》载“盘庚七年，应侯来朝”。

豢龙氏。在平顶山境域沙河中游，有3处豢龙氏遗迹。一处在鲁山马楼商余山元结故里。豢龙氏为祝融八姓之一，祝融乃黄帝之裔孙。豢龙氏为其祖黄帝在此立祠，且传至唐代，说明豢龙氏曾在此繁衍生息。一处为新华区新新街近旁的校尉营原有的豢龙城，《金史》卷二十五《地理志》有记载。其靠山龙山就是因豢龙城而得名。此城当为豢龙氏繁衍到一定程度所筑。一处在昭平台水库今称姑嫂石的所在。姑嫂石本名女灵山，山下还有女灵祠。唐宋时代是一处重要名胜。得名之由是“其神见形于樵苏者曰：‘吾豢龙之女也。帝命有此百里之境。可告乡里，立祠于山前。山名女灵，吾持来者也。’”豢龙氏是舜帝时人，“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

御龙氏。《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后。龙一雌死，潜醢以食夏后。夏后飨之，既而使求之。惧而迁于鲁县。尧的裔孙刘累曾学养龙技术于豢龙氏。夏朝第十三任国王孔甲，得到别人送给他的汉水之龙雌雄两条，就聘刘累到宫中饲养，开始养得不错，孔甲就赐给刘累家族御龙氏之号。后来龙死了一条，刘累做成肉汤让孔甲吃了。孔甲感觉味道很美，刘累只得把另一条也杀了做成肉汤给孔甲享用。两条龙都没了，刘累担心哪一天孔甲要观看他的宝龙，自己就没命了，于是率族逃到鲁县（今昭平台水库中的邱公城）躲了起来，进一步研修提高养龙术。鲁县成为御龙氏家族的栖息地。

上古三龙氏在平顶山境域繁衍生息奠定了平顶山境域是龙的故乡的基础。

中近古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中有三则典型的平顶山境域龙故事，它们分别是叶公好龙、摩陂青龙、乾隆御封索龙王。

“叶公好龙”是出自刘向《新序》的一则寓言故事，可谓传颂千古了。寓言里有真实的内核，有引申寄寓道理的比附。“叶公好龙”这则寓言的真实内核，就是“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宇雕文以写龙”。叶公出身楚国宗室。楚族本是以鸟为图腾的商族分支之一，所以崇尚凤凰。而叶公家族受华夏文化影响比较深，向往华夏文化，崇拜华夏文化的精神符号——龙。公元前524年，叶公受命到龙的故乡——滍水流域任叶尹，承担起沟通楚文化与华夏文化的重任，好龙、画龙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了。由于叶公沉迷于画龙，并且画道逼真，偶尔幻觉中出现真龙浮在眼前也是可能的。于是，就有了“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拖尾于堂”的现象。至于“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完全是寓言作者的借题发挥。所以，叶县叶邑镇叶公好龙遗迹叫“玩龙台”。从好龙到似见真龙到玩龙，算是把寓言抹在叶公鼻梁上的那一点黑擦去了。

摩陂在郏县堂街河里圈汝河大湾环。三国时代，摩陂是一处方圆十数里的积水湖泊，周边有不少旷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在许周围颍水、汝水流域大兴屯田，置襄城典农中郎将实施管理，摩陂周边田地得到开发，成为一处重要的军屯基地，称摩陂营。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五月，曹操同刘备争夺汉中失利，十月染病东归洛阳。到洛阳喘息未定，闻关羽出兵襄、樊，欲北向宛、许，驻扎襄樊的曹仁被困，遂急遣徐晃率大军前往救援，自己则强撑病躯离开洛阳南下，亲征关羽。尚书桓阶怕曹操远程奔波，病情加重而师老无功，就劝曹操驻跸摩陂，“按六军以示余力”，遥相声援。曹操驻摩陂，遣殷署、朱盖等十二营增援徐晃，击退关羽，解襄樊之围。曹操在摩陂军帐发布“劳徐晃令”。当年十二月，“徐晃振旅还摩陂，曹操迎晃七里，置酒大会。曹操举卮酒劝晃，且劳之曰：‘全樊、襄阳，将军之功也。’时诸军皆集，曹操案行诸营，士卒咸离陈观，而晃军营整齐，将士驻陈不动。曹操叹曰：‘徐将军可谓有周亚夫之风矣。’”曹丕代汉都洛阳，摩陂成为洛阳南部军事屏障，还被用于囚禁人质。黄初三年（公元222年）吴国使臣冯熙被派来魏国，曹丕见冯熙才气横溢，颇善言辞，就三番五次劝说冯熙留在魏国。冯熙表示决不干有损人格国格的事。曹丕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派人把冯熙押送到摩陂监禁起来。魏明帝曹叡即位后，对摩陂更加重视，将曹操驻跸过的摩陂军营扩筑为城池，作为洛都与许都之间的行宫。太和六年（公元232年）曹叡的儿子曹殷、爱女曹淑相继夭折。曹叡十分悲伤，认为洛阳宫殿不吉利，而欲迁居许都。九月，曹叡先期移驻摩陂行宫，遣人前往修治许昌宫，起景福、承光二殿。十二月离开摩陂行宫，入居许昌宫。次年正月二十三，摩陂守臣报告行宫井中出现一条青龙。二月初六，曹叡从许昌宫驾幸摩陂行宫观龙，遂下诏改元“青龙”。于是，这一年就称“青龙元年（公元233年）”并改摩陂为龙陂，摩陂行宫为龙城。赐郏县男子爵人二级，鳏寡孤独无出当年租赋。青龙年号用了五载，这五年是曹魏国力的鼎盛时期，摩陂在曹魏政治大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

索龙王姓索，名笳，城东辛庄（今名四山）村人，幼年家贫如洗，寄养在漫流村舅父潘家。索笳相貌丑陋，面如青靛，寡言少语，生性懒惰。一天，舅母逼笳浇地，笳推脱至晚上始去，一夜之间把几亩地浇完，舅母非常奇怪。又一天更深人静，笳去浇菜园，其舅母藏于暗处窥视，只见笳嘴对井口，伏于井岸，稍时抬起头，用嘴往田里喷水，像下雨一样，片刻全园皆被浇透，舅母大惊失色，疑笳非人。

不久，辛集寨赵堂庙道士收笳为徒，年余笳又到郝村北坡哈佛寺拜老和尚李某为师，笳与师傅相处甚好。几年后，李某夜梦索笳求放他离寺去西山修行，并嘱咐李某遇难时可到朝阳观找他。次日中午，几个小和尚慌慌张张向老和尚禀报说，索笳到九龙口洗澡，跳进水里就不见了。李某急忙到九龙口查看，只见鞋在水边，不见人影，求人打捞，未见尸体。过了些日子，有人对老和尚说：“索笳未死，我亲眼见他身穿黄袍朝西去了。”又过了一些日子，哈佛寺失火焚毁，老和尚依梦中话，赴朝阳观找索笳。师徒相见，格外亲热。乾隆曾六次南巡，第一次在乾隆十五年六月南巡中岳。乾隆及其扈从出京城南下，红罡罡的日头照得人困马乏。可一进河南，天上生出一块白云，随着南行队伍移动，刚好遮住队伍。乾隆感觉奇怪，就问：“是谁在为陛下遮阴呢？”只听有声音道：“小人索笳。”乾隆说：“你真成龙王了啊！”天上传来一声“谢主隆恩”，从此索笳就成了龙王。一天索笳对前来探视的师傅说：“我要离开这里到尧山浇灌草药。徒有三分私雨，乡亲们若遇大旱难解时，到尧山见我。至时可由山东居户王骡子引见。”

一年秋天，鲁山东部百日无雨，禾苗枯萎。漫流、辛集一带的百姓派代表到尧山脚下找到王骡子。王骡子把他们引到悬崖绝壁下一个深潭边，代表们跪下焚香，祈求索笳降雨家乡。果然细雨几天，禾苗复生。家乡人为了感谢索笳降雨之恩，于漫流北建起一座索龙王庙，四季祭祀。

这些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都实证了平顶山境域是龙的故乡。

龙山之上藏龙脉

——◇ 张振营

地名故事

在宝丰县东南部、平顶山市区北部，横卧数峰山峦，高低起伏，状如卧龙，名曰龙山，龙山又分为大龙山、小龙山，与中间火烛山，三山并立，呈二龙戏珠之势，火烛山上有香山佛寺。

龙山不高，主峰只有464.3米，但名气不小，是古代中国四大龙山之一。这四大龙山分别为湖北江陵龙山、河南宝丰龙山、辽宁朝阳龙山、山西浑源龙山。《辞海》上这个排序是以文献先后为序，若按得名之由来说，宝丰龙山应排在第一位。因为宝丰龙山之得名是上古豢龙氏居此，其阳有豢龙城。可以想象到，当时的豢龙城一带一定是河网密布，水大潭深，积水而成沼泽，芦苇和蒲草伴湖而生，人们用芦苇织墙，蒲草结顶，沿湖而居，靠湖而生，养龙、捕鱼也许就是主业。只是后来气候变化，地形变迁，养龙这种职业才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豢龙氏是上古中华民族的少数几个部族之一，这个部族一直存在到夏代才逐渐湮灭，留下了一个地名叫龙山。

豢龙氏之后，应龙氏又来到龙山脚下，应龙氏是由东夷族以鹰为图腾的鹰氏与炎帝族以龙为图腾的句龙氏族通婚形成的部族，应龙在古代神话中是“有翼的龙”，两个氏族融合之后，新的图腾就是龙与鹰的融合。

到了大禹时代，应龙氏族为大禹治水立下汗马功劳，诞生了古应国。历经商、周，成为周王朝的诸侯国。楚国强大之后，应国销声匿迹。1957年，随着白龟山水库的修建，就连应国故都滍阳也淹没于碧波之中。

令人欣慰的是，龙山脚下，大湖侧畔，又崛起一座工业新城。

从物种上的龙，再到神化成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龙，我们这座龙山也得到神化。道家在山顶建石城一座，就是现在的玄武庙，始建于东汉，兴盛于唐宋。其主体建筑为五龙宫。宫内塑赤、白、黄、青、黑五条龙，腾云驾雾，栩栩如生。玄者黑也，武者龙也，是龙的化身，玄武庙其实就是供奉龙的地方，这里的龙已是神龙。

龙文化经天纬地，响彻世界。龙山因它独特的位置和人文价值，受到不同信仰者的崇拜和向往。叶公沈诸梁尹叶期间，迷上了画龙，以至于被后人刘向讥笑，杜撰了“叶公好龙”的寓言故事，让一个平叛乱、修水利，勤政爱民的好官掩盖在了假故事的背后；世人皆传诸葛亮躬耕南阳，才有了卧龙名号，殊不知，青少年时期的诸葛亮就生活在平顶山脚下。那时，龙山已声名远播，少年大志的诸葛亮在读书明志之余，携挚友徐庶、司马操等人登临龙山而心怀天下，视自己如潜龙在田，期望得遇明君而昂首飞天，故有了“卧龙”名号。

因豢龙氏聚居地而得名的龙山，先民因养龙、训龙而成为龙的故乡，继而又把龙的形象经过神化的渲染，成为龙马精神。

物化的龙不知所踪，神化的龙无处不在。斗转星移，时光交替，岁月早已把龙的痕迹雕刻在鹰城大地上。源于我市的刘姓始祖刘累就是养龙出身，郏县李口镇郭楼村董氏祠堂里有“豢龙世家”的称谓，据传董父是最早的养龙者，“豢龙世家”传递着董姓人养龙的基因符号。南北朝时，龙山之北设过龙山县，龙山之南设过龙阳县，唐朝时设置过龙兴县。如今，宝丰境内含龙的村名就有13处，含龙的寺庙有4处，含龙的水就更多了，仅龙山北山脚下就有龙池、龙渊、龙泉、龙溪、五龙潭等等。可见，龙文化在宝丰源远流长。

龙山上玄武庙内的五条龙见证了一座城市的崛起和发展，它让人们浮想联翩。黑龙不正是东西绵延百里的煤海吗？如果说白龙是盐田，赤龙是我们发出来的电光，黄龙是烟叶，青龙是绿色的沙河，那么，沙河两岸五龙共舞正迎来一个腾飞的时代！

过年

●杨娥

过年的乡下要比城市热闹有趣。春运的高潮捎带着城市的热气，满载着悠悠乡情，驶向一个个叫作家的地方。

过年的重点在于一个“过”字，从一寸寸光阴中走来，把背负着收获的人们引进年的愿景，作为五谷丰登的美好图腾，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农历的年和冬至相连，在小寒大寒躲躲闪闪的飘雪中悠忽而来。随着时光推移，岁月沉淀，仔细品咂，年味在近百年的墨香中氤氲，依然浓郁得像化不开的乡愁，直抵年末岁寒的气氛。

老家的过年是从腊八这一天开始的。从这一天起父母的电话开始稠密起来，以年的理由酝酿种种话题，把孤独敷贴在长长的电波中，捏着团圆的边角，从四面八方向他们身边慢慢收紧。

最忆是少年，所有的幸福和快乐拥挤在过年的喜庆里。闪过冬月，娘就着手筹办过年的一应事务，父亲会无限惆怅地叹息：真快啊，又逼近了年关。少年不知愁滋味，更无所谓什么年关不年关，满眼满心是那簇新的衣服和鱼肉糕点白面馒头好吃食。穿新衣看大戏过大年的兴奋占据着童年的欲望。

过了腊八，乡村的集市繁荣起来，街巷的摊位一字排开，鸡鸭鱼肉、鞭炮楹联，货赶货红彤彤摆到了路边。鞭炮声、汽车喇叭声、做生意的叫卖声、孩子寻找大人的呼喊声，塞满了肠子一样的街巷。饭店的食客排满了长队，各种混合的气息熏香了过年的味道，是一场众生参与的无穷回味。

下雪是大自然天赐的神迹，就像美文的留白，给过年平添了无限的意境。经由西伯利亚一路穿越的北风到达老家，携寒冷的雨雪冰霜，经过妙不可言的酝酿商议，一场松松软软的大雪铺天盖地。苍凉的山村被锁在童话的王国，低矮的茅屋落满了白雪，极像母亲手下形态各异的白面馒头，雪被下覆盖了无穷的贫瘠，雪被上奔跑着无尽的快乐。打雪仗、堆雪人，在松软而洁白的雪地上踏出一串串辫子似的脚印，这是我的童年里极其绝妙的心理感受。

蜡梅偏在这个时候怒放，暗香如沁，渗透在腊月大红大彩大喧大闹的年味里，于是家乡的腊月，就香得与众不同，美得妙趣横生。

日子脚跟脚地走，眼瞅着到了腊月二十三儿，中国传统小年，家乡人带着儿话呼唤，亲切地区别于其他日子。这一天的晚饭前娘在铁鏊子上炕好了暄腾的火烧馍和酥脆的芝麻糖，敬献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烦请老人家“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娘说，灶王爷和灶王奶奶是一家之主，把这两位神仙侍奉好了，在年终总结会上他们会把我们的慈善孝义、勤劳节俭等优良品行汇报给上天，老天爷听得高兴，便会赐他们吉祥如意、幸福安康，他们会把福报带回人间。

过年的节奏明显加快，“二十五做豆腐”。母亲喜欢自己做豆腐，筋道醇正不走味。这一天，娘把泡好的黄豆在石磨上磨成豆糊，过滤后放在一口大铁锅里煮至沸腾，掺入花椒杀沫，瞬间澄澈为清香的豆汁。然后加入石膏，变魔术一样，奶状的豆汁絮成浓郁的豆花，很快水乳分离。再把温热的豆花吊出，用生布包好放进固定的方框内压上平板，一两个小时后待水分淋出控净，白净鲜嫩喷香的豆腐就做好了。

这些天母亲都在厨房忙碌，蒸馍、盘饺子馅，准备各式各样的熟食。成块的大肉洗净分割过油，酥肉丸子、豆腐、藕盒、鱼块以及叫不上名字的各种炸货，火苗在灶膛里伸出长长的舌头，舔舐着喷香的气息，炊烟袅袅升腾起繁复热烈的祝福。

贴上对联，过年就进入了高潮。大红的色彩渲染了过年的喜庆，浓密的年味喷薄而出，各家各户红符朱桃，张灯结彩，一改往日的萧条凋敝。“扫除茅舍涤尘嚣，一炷清香拜九霄。”除夕的年夜饭隆重丰盛，仪式感十足，香案上早已摆了贡品，敬祭宗祖，除旧布新，保佑平安。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合家欢聚围着火炉守岁，酒瓶子打开斟满了祝福，糖果瓜子花生水果摆满了桌子，父亲笑眯眯地端起酒杯，在吉庆祥和的融融亲情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他的子孙。零点，新年的钟声敲响了，点燃鞭炮，灿烂的礼花在夜空中绽放。喜庆、璀璨、绚丽，为这辞旧迎新的一刻欢欣鼓舞；红火、永远吹不散的烟花，绽放着岁岁年年永续不变的年味。

旧历的年底才是真正的年底，十二生肖轮流当值，万象更新才是中国根本意义的过年。

初一早晨，大人小孩齐齐换上新装，一为好彩头，二为新气象，这一天说话禁忌，行为端庄，拜年的挂着笑容，进入中国根本意义的春节。

春一开，风温软起来，土地暄和起来，一切新的生命蠢蠢欲动。

某一日，高高的天空，白云飘过，迎春花吐出娇嫩的花蕊。也就是正月初六吧，在这样一个好日子，人们开始互相道别，上班的、做生意的、打工的，以各种形式奔向新的生活。

思念有形

●马红娜

腊月二十三，雪。

一切都似乎和往年一样，但心中又知道，它并不一样。又长一岁的欣喜，却只是小时候的渴望。

过了腊月二十三，就算是年到了。大人们开始准备各色食物，小人儿就只能趴在灶火门口，眼巴巴盯着油锅里的豆腐丸子酥红薯，口水顺着含在嘴里的手指往下流，等着被忙得脚不沾地的大人投喂。现在的孩子没有这个待遇，他们或在雪地里疯跑，或捧着手机津津有味，这些我们小时候的美味佳肴，于他们，只是司空见惯的寻常食物。

年三十儿晚上，连三赶四吃罢饺子，半大小子溜出门去放鞭炮烟火，他们是恶作剧的始作俑者，鸡鸭猪狗被他们扔在身上的鞭炮吓得四处逃窜。

小闺女儿就安生多了，帮着大人收拾碗筷后，就抱着花团锦簇的新棉衣不撒手。摸摸扣子，呀，真圆真亮；捋捋衣襟，呀，这花儿跟真的一样；这个高领子我最喜欢；咦，这还有个口袋嘞……

夜更黑了，也更冷了，疯小子从冰天雪地跺着脚搓着手跑回屋里，围坐在火盆前疯着闹着吃着，不觉已到夜半。猛然听见外面鞭炮齐鸣，大人小孩都赶紧跑出去，加入迎新年的终极仪式：放鞭炮！

等夜彻底冷寂下来，瞌睡虫爬进了眼睛里，哈欠一个接一个，衣服都顾不得脱，就钻进被窝会了周公。

年初一，女人们起早做饭，男人们聚在暖和的墙角喷空儿，聊收成、说闲话，顺带互相玩笑着拜年：“新年好、新年好，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最重要的是收成好！哈哈！”这是他们忙碌一年给自己留下的唯一空闲时刻。

年初二，风真的很冷，扎骨头缝儿。小家伙们可没空儿想冷不冷的事，他们坐在二八自行车的前梁上，背后是温暖的胸膛。冰冷的风吹不散走亲串友的热情，喉咙里伸出一只手，急着抓取平日吃不到的糖果瓜子。等带着外婆舅妈体温的压岁钱被“强塞”进口袋里，就和老表们一下没了踪影。磁炮、摔炮、窜天猴儿，偷偷买了一大兜，躲在撂田野地的沟渠里放个痛快。

可是为什么，想起小时候过年的种种情形，我的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原来我也曾经盼望着过年，原来我们都是从小小儿郎长成了现在沧桑的模样。

小时候盼着过年，是因为我们背后有温暖的怀，有名为爹娘的铠甲，在风平浪静的港湾里，狂放成长。终于，长成了温暖的怀，坚强的甲，成了避风的港湾。

我们的温暖和铠甲，只剩下夜深人静的思念。而这思念，在一年终了时候，再也遏制不住，终于累积到了峰值，汹涌成一片波澜壮阔的海域。缓解的药只有一种：他们过年时曾经做过的美食。

发面蒸馍、炸豆腐、炸丸子、煮萝卜……这不只是文脉传承，更是丝丝缕缕的牵挂和念想。

过年了，我想我的铠甲了。

你在想念你的谁吗？如果思念有形，你希望它是什么样子的？我希望它是蒸馍丸子圆圆的样子，是豆腐粉条菜牵扯的样子，但最希望它是雪花缥缈轻曼的样子，能看见，能摸到，能化解眼中的泪水。